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重点课题

十年巨变

TEN YEARS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总主编
◎ 本卷主编

何 卫
李静杰



新东欧卷

New Eastern Europe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十年巨变

——新东欧卷

总 主 编 李静杰

本卷主编 何 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巨变/李静杰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0

ISBN 7-80199-118-4

I. 十... II. 李... III. 俄罗斯—现代史—研究
IV. K5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022 号

书名:十年巨变

总 主 编:李静杰

分卷主编:潘德礼 赵常庆 何 卫 朱晓中

责任编辑:李一梅 张国华 春 秋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6

字 数:1716 千字

印 张:85.125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118-4/K·86

定 价:288.00 元(全四册)

总 序

1991年12月25日,镶有斧头和镰刀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落,标志着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不复存在,苏联解体了。自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年多。“东欧剧变”一般是从1989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上台算起,到1991年6月南斯拉夫解体告一段落。从南斯拉夫解体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12年多。苏联解体使一个国家分裂成15个国家;东欧剧变使7个国家变成了12个国家。这样,在原来“苏东地区”,再也不是8个国家,而是27个国家了。

在过去十多年,人们目睹最多的是从巴尔干经外高加索到中亚这一战略弧形地带局势的动荡,因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冲突和战争。与此同时,人们也非常关注这些国家内部的变化。许多读者经常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们走上了什么样的道路?走到了哪里?从他们走过的道路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和教训?等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撰写四卷本的专著——《十年巨变》。

早在1998年,我们就开始酝酿对这些国家发生的新变化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撰写系列专著,以飨读者。但是,作为重点课题的全面落实,还是在2001年。专著总名称定为《十年巨变》。“巨”者,大也;“变”者,变化也。“巨变”是对客观过程的描述,说明这场变化不是小变,也不是中变,而是大变。所以说,这里的“巨变”没有“褒”和“贬”的意思。

《十年巨变》分为四卷:《俄罗斯卷》、《中亚与外高加索卷》、《新东欧卷》和《中东欧卷》。《俄罗斯卷》只写俄罗斯一个国家;《中亚与外高加索卷》包括中亚5国和外高加索3国,共8个国家;《新东欧卷》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3国,共6个国家;《中东欧卷》包括中欧4国和巴尔干7国,共11个国家。

《十年巨变》各卷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各个研究室集体撰写的。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追踪研究这一地区和这些国家发生的事件,从未

间断。《俄罗斯卷》的主编由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潘德礼担任；《中亚与外高加索卷》的主编由原中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常庆担任；《新东欧卷》的主编由乌克兰研究室主任何卫担任；《中东欧卷》的主编由原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晓中担任。各卷的具体设计、组织实施和定稿工作，由他们承担。

尽管《十年巨变》各卷的结构安排不同。但是每卷基本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着重介绍这些国家变革的过程及其结果；第二个方面是对变革过程中某些突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理论上加以分析。

对于第一部分，我们力求做到系统、全面、准确。所谓系统，就是着眼于这些国家十多年来变革的全过程；所谓全面，就是尽可能包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所谓准确，就是客观、求实，向读者展现事物的本来面目。

第二部分是在对这些国家改革过程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力求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思考，这是本书突出的特点。说句实在的话，要对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十多年来的变革做一个全面和科学的评价，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还难以做到。所以，在立论方面，我们不要求作者在观点上保持一致，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许多观点都曾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过反复的讨论乃至争论。

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仅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国际战略格局。这一事件对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相反越来越明显。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的十多年，这27个国家一直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演变；从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来说，这种变动意味着大多数国家从一个国家内的行政区域向独立国家转变。

这些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至少可以看

到,这里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些重大而不可逆转的变化:

第一,抛弃了以“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和“一种所有制”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选择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作为学习的榜样和发展方向;

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发生了从所谓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尽管在一些国家旧体制的痕迹还非常明显,“民主共和制”的形式和实际内容还有距离;

第三,在经济制度方面,发生了从单一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多种所有制和市场体制经济的转变,尽管许多国家离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有相当距离;

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①的指导地位和作用,实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

第五,在对外政策方面,转向同西方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一些中东欧国家已经通过加入北约和欧盟,融入了西方。

在过去十多年,这些国家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为变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以俄罗斯为例,1998年与199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50%,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40%,综合国力的下降更不待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寿命缩短。1993~2000年,由于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75万。从1985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8年。到了第20年时能不能恢复到1990年经济的水平?根本不可能!在科技革命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20年(岂止20年!)意味着什么!亚洲的“四小龙”不是就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经济腾飞的吗?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初步建成了小康社会。需要指出的是,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并不比俄罗斯好,有的甚至更糟。

在这27个国家中,只有中东欧少数几个国家经受的困难和曲折较少,较快

^① 为了表述的方便,这里姑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历史已经证明,原苏联东欧国家领导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其中包括附加的、原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地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那些较早摆脱危机并走上稳定发展道路的国家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它们在历史和文化上同西欧相同或更加接近;其二,在剧变以前由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许多因素已经具备。而那些直到现在还在苦难中挣扎的国家恰恰是缺少这些条件。看来,这些现象又验证了一个普通而往往容易被政治家们忽视的道理:摄取任何外来的东西,都要考虑自身的条件。

善于向别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善于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和兴旺发达的标志和源泉。但是,学习外国,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外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不管它多么完善和美好,都不能生搬硬套;如果强行移植,其结果必然是“生于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仅学不好,学不像,而且连自己原有的优势也会丢掉。

人类是从昨天走到今天的,又从今天走向明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是联系在一起,不能随意割裂。对于历史文化,人们可以进行改造、创造,但是不能割断、抹杀。谁试图割断和抹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例子,包括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的改革过程中的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民主幼稚病”也在许多国家蔓延。患这种病的人认为,只要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福音就会降临,万事均将大吉。多年来,关于“民主必然带来发展”的理论被反复宣传,似乎已成了不容怀疑的定律。但是,实际生活并不能总是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现在,全世界 62% 的国家宣称实行了民主制度,但是真正因此而实现了发展和富裕的国家却寥寥无几;而那些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却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极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这样对比并不是为了证明,民主不是好东西,或者说,可以不要民主。恰恰相反,真正的民主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可以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或迟或早,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但是,民主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制度,都是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民

主作为制度,只有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并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作保证,才能够持久并有效地运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同西方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相适应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情况下,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过来,一蹴而就,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冒险。

关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如前所述,有些国家已经加入了北约和欧盟,融入西方社会,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作为发展目标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另外一回事。看来,这些国家还有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要走。

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这种社会制度不可能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长出来,也不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必须站在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够生长和发展起来,显示它的优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名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①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由于新事物(社会主义)是对旧事物(资本主义)的否定,所以它和旧事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任何新事物又都和旧事物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由于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而是否定旧事物中那些过时的、失去了存在条件的消极因素。至于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则作为新事物发展的条件,经过改造以后,加以吸收,成为新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新事物对旧事物绝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否定中有肯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是扬弃。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辩证的否定规律的理解。按照这一原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的关系,而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第51页。

系。对于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要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积极吸收并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先进与否,不应该仅看它挂什么招牌,打什么旗号,而应该看它能否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完备的物质条件,而且准备了充足的文化条件。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却作了另外一种选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经济和文化也相当落后,有的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即不是先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而后无产阶级才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在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创业,建设社会主义,但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在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完成任务,例如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科学教育,建设法治国家,等等。这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矛盾:共产党人一方面宣传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领导国家和人民追赶发达资本主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对于这一矛盾的历史现象缺乏自觉的认识。所以,当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创造出奇迹的时候,就盲目乐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很快会在世界范围内“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而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的时候,就自暴自弃,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只能放弃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舍此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多年来我们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所看到的普遍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现时

代基本矛盾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主张。“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①这是对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关系的精辟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这里所说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当然既包括社会主义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世界上的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要么是资本主义的,非白即黑,这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世界发展的现实。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不是简单的“谁战胜谁”、“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长期共存的关系,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关系。

我们尊重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亚各国人民自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我们相信,经受了困难和曲折的各国人民,一定能够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书无论在资料方面,还是在观点方面,一定有不少疏漏、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李静杰 2004年9月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前言

本卷研究的对象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共六个国家。这六个国家在地理上连成一片,是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乌克兰研究室的研究范围。原苏联,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地区名称,如远东、西伯利亚、中亚、外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等。苏联解体以后,除远东和西伯利亚留在俄罗斯境内以外,其余每个地区都包括若干个新独立的国家,但是却找不到一个约定俗成的、能够涵盖上述六国的地区名称。这就给我们如何确定本书的卷名带来了困难。称为“乌克兰卷”,显然不恰当,而且容易造成误解。我们为此苦思冥想,并征求一些学者的意见,结果是莫衷一是。怎么办呢?姑且把这一地区称为“新东欧”吧。上述六国地处东欧,加上一个“新”字,一是为了表明这是个新事物,二是为了同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东欧”区别开来,尽管后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剧变后被越来越多地被称为“中东欧”。

新东欧六国曾是原苏联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7070万^①。六国中最大的国家是乌克兰,其国土面积为60.37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4910万人,分别居原苏联第三和第二位。六国中第二大国是白俄罗斯,其国土面积为20.7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000万,分别居原苏联第六和第五位。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四国均是小国,其国土面积分别为3.37万平方公里、6.52万平方公里、6.45万平方公里和4.51万平方公里,四国人口总数分别为430万、350万、240万和140万。^②

新东欧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除摩尔多瓦以外,其他五个国家的第二大民

① 《1999年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年鉴》,张森等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六国人口均为2001年数字,引自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指标》。

族均为俄罗斯族。^① 独立后,俄罗斯族人在六国的地位问题,不仅是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民族问题,也是这些国家与俄罗斯联邦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六国的官方语言均为本国主体民族语言(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为白俄罗斯语和俄语),但大部分居民通晓俄语。

新东欧六国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就国家和民族的起源而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曾同源于古罗斯人,即东斯拉夫人。两国的文化和习俗比较接近,至今都在使用经过修改的希腊字母。大部分人信奉东正教。摩尔多瓦历史上与罗马尼亚关系密切。其祖先与罗马尼亚人一样,同为达契亚人,其语言属罗马尼亚的一种地方方言。摩尔多瓦人的宗教信仰与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基本相似,以信奉东正教为主。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在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与其他三国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民族的起源和地理位置来看,波罗的海三国彼此之间的联系相对比较密切,三国的文化和习俗也基本相似。因此,人们习惯上一般将这三个国家作为一个区域研究。

新东欧六国乃是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率先宣布独立的一批国家。波罗的海三国在历史上本是三个独立的国家。1940年三国入盟苏联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根据苏德1939年秘密条约被强行划入苏联版图的。入盟后,三国“民族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当东欧和苏联政局剧变时,三国强烈的独立意识终于迸发。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1991年苏联“8.19事件”爆发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分别于8月20日和22日宣告独立。可见,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是苏联解体的一个突破口。

1991年8月24日、25日和27日,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相继宣布独立。众所周知,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格局的变化与苏联的瓦解密切相关。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上述国家率先退出苏联。事实上,新东欧六国,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的率先独立,对苏联解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国的转轨并非一帆风顺。独立之初,六国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

① 摩尔多瓦第二大民族是乌克兰族,第三大民族是俄罗斯族。

展道路,并在世界格局中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10多年来,六国不仅已成功地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而且还对其所继承的原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已基本上完成了政治和经济的转轨。由于国情和综合国力不同,六国转轨的成效也不尽相同。总的说来,波罗的海三国的改革步伐和复兴经济的速度均快于其他三国。

研究新东欧六国无论对于六国本身,还是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首先,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欧亚大陆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地缘政治影响。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被地缘政治学家称为“心脏地带”,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新东欧六国正好处于这个“心脏地带”,因此,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西方和俄罗斯都很重视六国的内外政策。六国既被俄罗斯视为抵制西方军事威胁的安全屏障,也被西方看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入独联体的跳板,进而达到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目的。可见,新东欧六国在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欧洲统一的进程和格局。

其次,作为原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在六国地缘政治战略中的地位尤为重要。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曾指出,乌克兰处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心,有一个欧洲大国的分量。乌克兰不仅对独联体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而且对欧洲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举足轻重。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乌克兰的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难以成为欧亚的帝国”。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也认为,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对整个欧洲的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目前,在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乌克兰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性,而迫切希望与乌克兰发展双边关系。例如,久加诺夫在其《地缘政治的胜利》一书中为提高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提出了三种策略,其中之一就是使乌克兰回到俄罗斯的怀抱。由此可见,乌克兰的外交路线和动向直接牵动着欧洲战略格局乃至世界风云的变幻。

再次,中国应该积极发展与新东欧六国的双边关系。中国是最早承认新东

欧六国独立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与这六个国家均保持着良好的国家关系,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六国都很重视发展与我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关系。因此,研究新东欧六国的转轨问题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都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格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入世后,随着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我国与东欧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将进一步上升。

新东欧六国曾是原苏联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地区之一。除了摩尔多瓦以外,其他5国的许多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在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均名列前茅。就经济规模而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分别是原苏联地区第二和第四经济大国;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财富计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分别占据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前3位。因此,这些国家的市场规模不容忽视。独立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结构性调整的展开,六国的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毫无疑问,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变化趋势,是我们抓住商机、开拓六国市场的关键所在。

此外,六国转轨前的经济体制与我国的经济体制颇为相似。它们也在加快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步伐,也在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其经济增长方式也面临着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的艰难任务。因此,对六国转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一系统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转轨的不断深入,新东欧六国学术界对本国的政治转轨和经济转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各自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改革、外交政策等方面的专著。六国的报刊杂志也经常刊登一些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文章。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对新东欧六国的转轨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情报部出版的有关专题报告,不仅介绍了六国经济发展概况和政府的政策,而且还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统计资料。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此问题也进行了较深的研究,其中许多文献已被翻译成中文。

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轨进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有大量成果问世,但对新东欧六国转轨的研究十分少见。因此,本课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缺陷。

本课题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采用历史与现实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六国独立后 10 多年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六国在转轨过程中遇到的若干重大问题。因此,本课题既不囿于一般性的介绍,亦非立足于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描述,而是将重点置于重大问题的分析及阐述之上。

本书内容几乎涵盖了新东欧六国 10 多年转轨的所有领域。全书由前言、三篇 15 章组成。

“政治篇”除详细介绍六国的独立进程外,还着重对六国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民族矛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剖析。

“经济篇”在介绍六国独立前的经济特点的基础上,对六国的私有化、经济结构、金融和财政体制、对外经济关系等重大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新东欧六国经济转轨的初步总结中,我们还试图通过揭示六国经济转轨的方式和力度来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新东欧六国经济转轨的起始条件和政策基本相似,但收效却不同?

“外交篇”介绍和分析了六国独立后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六国在国际格局转换中的特殊作用、独立后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及调整、六国与主要国家的关系、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等问题。

何卫

2004 年 9 月

目 录

政 治 篇

第一章 新东欧六国的独立之路	(3)
第一节 新东欧六国的独立	(5)
第二节 新东欧六国的独立与苏联解体	(11)
第二章 新东欧六国的政治改革	(15)
第一节 政治改革的不同模式	(17)
第二节 政治改革的基本特点	(18)
第三节 政治改革与政治多元化	(20)
第三章 三权分立下的国家政体	(23)
第一节 总统	(25)
第二节 议会	(26)
第三节 政府	(28)
第四节 司法制度	(28)
第四章 选举制度的确立	(31)
第一节 新的选举原则	(33)
第二节 总统选举	(34)
第三节 议会选举	(35)
第五章 多党政治制度的形成	(37)

第一节 新东欧六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39)
第二节 新东欧六国的政党与政治组织	(41)
第六章 政治转轨中的民族关系及其特点	(47)
第一节 新东欧六国的民族关系	(49)
第二节 新东欧六国的民族关系特点	(53)

经 济 篇

第七章 乌克兰的经济转轨	(57)
第一节 独立前的乌克兰经济	(59)
第二节 乌克兰的私有化	(62)
第三节 产业结构调整	(72)
第四节 乌克兰的财政金融改革	(80)
第五节 乌克兰的对外经济关系	(87)
第六节 乌克兰经济转轨的成效	(99)
第八章 白俄罗斯的经济转轨	(107)
第一节 独立前的白俄罗斯经济	(109)
第二节 白俄罗斯的私有化	(111)
第三节 白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调整	(113)
第四节 白俄罗斯的财政金融改革	(115)
第五节 白俄罗斯的对外经济关系	(117)
第六节 白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成效	(125)
第九章 摩尔多瓦的经济转轨	(129)
第一节 独立前的摩尔多瓦经济	(131)